

俞晓群

著

一个人的出版史

1982-1996

上海三联书店

003

视野
书系

梁由之主编

直面过去，踏实而稳健地构筑现在通往未来梦想的津梁和路径

003

視野
書系
梁由之主編

俞晓群

著

一个人的出版史

1982-1996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出版史 / 俞晓群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5. 9

ISBN 978-7-5426-5233-1

I. ①俞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出版事业—文化史—中国 IV. ①G23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8768号

一个人的出版史

著 者 / 俞晓群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周青丰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思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690×960 1/16

字 数 / 280 千字

印 张 / 38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233-1 / G · 1398

定 价 / 6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关于俞晓群的出版活动，我曾说过，同刘杲老人“文化是目的，经济是手段”的主张十分契合。可以说，俞兄是刘公论说的有力实践者。但是，能做到这些，谈何容易。俞兄毕生，不说空话，贵于践行。他如何辛勤地实践这些高论，细读这本文集，方可知道。

在这本书里，他逐年记下自己的重要出版活动。看得出来，一切都是当时的写实，并非事后追忆。这一点，我自愧未能做到。我写的种种，全靠事后追忆，绝少文件依据。因为我是个懒人，稍有空闲，便把时间花在吃喝上。美其名曰“业务需要”，其实是天晓得！

例如，他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，写到我的老领导许力以：

读罢此文，我们赶紧寻觅作者，得到结论后，沈昌文与我们都大为欣慰。第一，经查实，这位“徐雨”正是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许力以。许先生为官中规中矩，为人平静随和，做事不露锋芒却屡建大业，颇受文化界与出版界人士敬重。像他早在一九八九年开创的海峡两岸图书版权交易会，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胆之举、远见之为；还有他出任主编的“中华文库”（台湾称“锦绣文库”），促成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的合作，也是开先河的作为。现在他出面赞扬我们，

我们自然备受鼓舞。第二，文章中提到“王云五”，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表现。因为我们号称追随王云五，一直颇受“左爷”们的攻击；其实商务印书馆也是在王云五的问题上犹犹豫豫，才让我们钻了空子，抢了他们的老品牌。现在许先生如此评价王云五与他的“万有文库”，表达了一种态度，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背景的声音。第三，文章中对沈昌文大加赞赏，虽然没有点破名字，但谁都能看明白。以许先生的身份，他这样说，也起到了为沈先生“正名”的作用。因为在去年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的过程中，各种议论之声是很多的。那时，也有人从不同的渠道告诫我们，不要那样“重用老沈”，否则会惹麻烦的。实言之，我是一个书呆子，又是一个崇尚“文化至上”的人，哪里懂那么多云山雾罩的事情。说破了，现在编了好书、用了好人，也是所谓的“歪打正着”啊！

我对许老，一直崇拜，但是这个故事却早已遗忘。这里讲沈某某如何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描述了许公的若干业绩，特别如论王云五等事。直到前些时候我在三联书店大肆颂扬王云五时，还一点没记起这位中宣部的老领导。

俞晓群能写下这么多真实故事，并且得以保存和发表，主要出于他的辛勤。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说，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功绩。我当年也不是不写日记，但是，没写多久，就全部销毁了事。那是因为我在“文革”中，为了自保，免受我的副手的攻击，投身造反派。造反派让我当了抄家文物的鉴定人，我于是亲见日记的作者如何因而受迫害。于是在我回家之后，就把自己的日记统统销毁，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写。我很高兴，比我小几十岁的俞晓群没有这种记忆。所以，能让我们读到这些宝贵材料！

二〇一五年五月

序

梁
由
之

俞晓群兄《一个人的出版史》即将付梓，命我写序。辞不获已，只得勉为破例，硬着头皮应承下来。

机缘巧合，近年结识了一些出版界的朋友。其中，俞兄可谓名气甚大、过从较多、了解稍深的一位。说到俞晓群，我常常想起我们共同的前辈钟叔河先生。

钟叔河当年心仪北京大学，拟学地理或考古。结果，尚久骞一声吆喝，不满18岁的他顿改初衷，立马报考了“新干班”，就此成为一名记者、编辑。没想到的是，尚久骞也考取了新干班却并没去读，而是不远千里，奔赴新疆。两人从此分手，天各一方。尚久骞是周南女中学生，聪明活泼，比钟叔河小两三岁，他们的通信频率，“已经密到两三天一封”。此前，钟叔河“没有想过弄文字，更没有想到会在新闻出版界度过一生”。人到老年，钟先生蓦然回首，深感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偶然性。

无独有偶，俞晓群成为出版人，亦非本愿。

1977年，21岁的俞晓群参加“文革”后首届高考。他是理科生，成绩不错，第一志愿，填报了吉林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。本来分数够了，政审也没问题，不料体检时却阴差阳错，因高血压被“限制专业”。档案甩出来，被另一家高校“超志愿”调剂录取，念数学系。四年后毕业，他谢绝留校，也没随波逐流合情合理地去当中学老师，而是主动入职出版社，成为一名编辑。

“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”今天的俞晓群，是一位成就昭彰的出版人，一位术业有专攻

的文化学者，一位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。他早已熟悉并热爱出版这个行当，以此为终身志业。他喜欢并坚持阅读与写作，极为勤勉，果实累累。如此说来，似乎在相当程度上，俞兄知行合一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求仁得仁，又何怨焉？

但我还是不免这样假设：如果“七七级”的俞晓群如愿以偿，他现在又会是副什么模样呢？一名政客？一个商贾？一位科学家？一介提前退休的酗酒者？……成败得失难言乎哉，姑不具论。而他终以出版人名世，究属事出偶然。

钟叔河认为：“好编辑是编出来的，也是写出来的。”戏称编辑“要两支笔”：蓝笔自娱，朱笔编文。俞晓群对此深以为然，身体力行。他之所以在出版与写作两方面都卓有建树，其来有自。

老俞的工作轨迹很简单：1982—2002年，他最初在辽宁人民出版社供职。后来，辽宁教育出版社挂牌，他是创社元老之一，从助理编辑、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副总编辑，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。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手将一个不为人知的外省小社做大做强，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方文化重镇，丛书纷至沓来，佳籍琳琅满目。当时的读书人，谁不知道辽教呢？教育社渐成气候，成为出版界一大景观，除了辽教，河北教育、凤凰、大象……并驾齐驱，春色满园。俞晓群将生命中最为健旺、最有激情、最具创造力的岁月献给了辽教。他与鼎盛时期的辽教，已融为一体，密不可分。

其间，还有两件事，颇值一说。一是他与刚刚退休资源丰厚余热旺盛的京都名宿沈昌文沈公接上头，开始长期合作，一起做了不少大项目、好项目。二是他请稿源充沛满腹珠玑的沪上才子陆公子陆灏出山，创办了别致另类风行一时的《万象》杂志，开辟了一条新路，结纳了一批新作者。

2003—2009年中，俞晓群升调到辽宁出版集团，专任副总经理，脱离了出版第一线。挚爱出版勇于任事的老俞外表若无其事，内心备感失落。他后来写道：

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，远离了作者，远离了读者，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

友。但在此刻，我已经没有“重归书林”的退路。许多时候，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，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，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，在渐渐地衰竭、老去；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，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。

事业出现挫折，情绪跌入低谷。俞晓群想起父亲早年的庭训：人生在世，务必“狡兔三窟”，这样，遭逢变故时，方能闪转腾挪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他挖掘的“三窟”，是出版、学术和写作。

出版出了问题，他便遁入另外两个洞穴：学术与写作。学术方面，他的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数学研究。几年下来，老俞做了几厚本读书笔记，出版了这方面的第三本专著。写作方面，他有了空闲，文思泉涌，大写专栏，初尝了“专栏作家”的滋味，后来分别结集出版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，他趁此间隙，做了一件大事的预备工作。

俞晓群是个有心人，做事有长性。入行以来，他坚持写《生活日记》；1991年起，又开始写《编辑日志》；逐日连年，从不间断。他从1982—2002年间的两种日记入手，“一面整理，一面搜集，一面做笔记，几年下来，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”，对21年出版生涯中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人物、书籍和事件，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梳理、回顾与反思：这便是《一个人的出版史》一、二卷的雏形。

2009年夏秋间，俞晓群调到北京，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。重回出版一线，是他念兹在兹的梦想。本来可以有更好、更大的平台，可惜世事难料，失之交臂。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先找到一个能够施展拳脚的地方，徐图进取。当时的海豚社，出品极少，生计艰难，无声无臭，罕为人知。而读者市场、出版业态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重出江湖的老俞，面临重重困难。沧海桑田，时移境迁，他能再创辉煌吗？不少人心里都打了个问号。

又几年过去，海豚社在出版界风生水起，逐渐有了声誉，影响越来越大。海豚版图书，除了花色和质地，印制水准更是秀出班行，得到了作者与读者的普遍认可。事实给出了答案：继辽教之后，俞晓群依托海豚这块方寸之地，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成绩。前度刘郎，梅开二度，他人

生的第二个高峰，不期而至。

国内知名出版人，升官晋级后主动重新回到出版第一线披荆斩棘从头再来的，就我目光所及，老俞当为罕见的特例。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化、对出版、对书籍、对作者和读者的深度热爱，如果缺乏对自己能力和修为的高度自信，我想，俞晓群断然不会在年过半百之后，再作冯妇。他终于赓续旧梦，东山再起。

这几年，老俞工作越来越忙，专栏写作也愈发勤奋，接连出了好几本集子。明年9月13日，他将迎来六十大寿。刻下，《一个人的出版史》前两卷修订完毕。出版机缘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合作伙伴，是我的老朋友兼小兄弟周青丰先生。青丰与我合力推出过《梦想与路径：1911—2011 百年文萃》（全三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）和《梦路书系》（已出4+1册，中信出版社，2013~2015年），他的统筹和细节把握能力，令人放心。

我与老俞、青丰商定：全书分为三卷。今年8月，出版第一卷（1982—1996）；明年元月，出版第二卷（1997—2002）；明年8月，出版第三卷（2003—2015）。其中第三卷，尚待作者整理修订。与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相关的文字，正由老六亲自操刀，独立成篇，将在《读库1504》刊出。明年初秋，三卷出齐，作为俞兄六十初度的礼物，可算适时应景，殊两悉称。

太白诗：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这部书稿，跨时长达30余年，真实连贯独一无二，凝聚展现了俞晓群多年来的成功与蹉跎、汗水与泪水、追求与挣扎、努力与无奈、光荣与梦想，从他一个人的成长记录，折射出整个出版行业乃至一个时代广阔深邃丰富复杂的面貌，兼以含蓄节制余味深长的笔墨，既有文本价值，亦不乏阅读快感。怎样读书、写书、编书、鉴书、做书、卖书？怎样联系作者？怎样争取资源？怎样筹划项目？怎样编组丛书？……各类读者，尤其是新闻出版界从业者及有志于写作者，都不难从中汲取丰盈有益的养分。难怪见多识广的王充闾先生读过初稿后，不由慨叹：接触各类人物如此之多，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，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，实在太有意思了！

我与老俞交往了几年，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每次他来深圳或我去北京，只要对方没外出，总要在一起喝酒、聊天。说到底，做书就是做

人。那么，我心目中俞晓群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老江湖，真性情，敢用人，能放手，有理想，有追求，有真爱，有干劲，有气魄，有度量，酒量大，酒品好。

喜欢读书、写作，真懂且爱文化。尤其善于组织大项目，打大战役。

英华内敛，气定神闲，身材魁梧，笑容可掬，像一尊佛。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，网上应答甚至会给人“老好人”之类的错觉。其实，这厮曾经沧海，阅尽世相，外表温和且圆融，内心强大而骄傲。

重感情，与人为善。对前辈尊重体贴，对平辈推心置腹，对晚辈提携关照。

摊子铺得过大，项目设置未尽精准。面皮薄，疑似有些许不达标的关系书稿滥竽充数。细节把握时或粗疏，编校环节有待进一步提升。对个别时贤吹擂过度，用力过甚。

.....

胡言乱语，畅所欲言。老俞倘若以此认定梁某“不够知己”，也由他去，非我所计。

最后，我感觉，俞兄晓群，这位世人眼中的成功者，心境是寂寞的。他曾经说过，除了看稿写作、读书会友，他几乎没有别的兴趣爱好。只是在假日或周末的时候，眼花的时候，疲倦的时候，偶或孑然一身，来到燕山脚下，寻一处小亭，兀然静坐，独与青山相对。

2015年7月7日，夏历乙未羊年小暑，记于深圳天海楼

| 目录 |

序 能量来自辛勤 沈昌文 I

序 梁由之 III

1982 001
×
020

今天一早，骑上自行车，到我新分配的工作单位——辽宁人民出版社报到。心情很不平静。

1983 021
×
048

这是我真正从事编辑工作的第一年。

1984 049
×
080

我一方面写文章，另一方面开始构思选题。虽然我只是个助理编辑，但是我不大甘心于坐等现成的书稿，我真的渴望能够早一天拥有“自己的作者”。

1985 081
×
104

今天，我心里想，我可能会在这一行当中工作一辈子了，因为我实在太喜爱这样性质的工作了。

1986 105
×
124

今年七月末，当出版局宣布我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始，我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尤其是前些天的上海之行，一下子接触到许多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，大有“心灵回归”之感。

1987 125
×
154

表面上看，我们整天与学者打交道，与书为伴，还套用职称系列，弄得像个学者似的，其实一评职称，整理业务档案，就会发现“学术”一栏空空如也。

1988 155
×
170

近年来，以四川“走向未来”丛书为标志，出版界承接文化界、思想界的“思想启蒙”之理念，迎合改革开放之需求，“西学东渐”之风最为盛行。我们几个不满三十岁的人，由着心性，推出“当代大学书林”，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。

1989

171
×
206

深圳灯红酒绿，我们只能吃盒饭；闷在一间房子里死抠书稿。

1990

207
×
240

刚过了年，就有不好的消息。省委宣传部转来上海方面的告状信，主题是“四人帮”爪牙人还在，心不死，蠢蠢欲动。

1991

241
×
298

编辑“国学丛书”，我时常思想：只有拿出好题目来，才会引来好作者。此中人物，多有高招展现，时时令我目不暇接，大长见识。

1992

299
×
328

因为派我去辽西地区支贫一年，今天到社里交代工作。一年之中，没有了编书的权利，心情自然不好。……回顾这一年的读书生活，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写完《数术探秘》。

1993

329
×
378

辽宁出版局局长突然找我谈话，辽宁教育出版社原社长李宝义调出，我仍为副总编辑，但主持全面工作。

1994

379
×
420

年终盘点，这一年何事最值得做“收官之笔”？当然是“书趣文丛”。

1995

421
×
492

这一年里，我的身心一直陷于王云五“万有文库”的“诱惑”之中。

1996

493
×
586

回顾这一年，我写的文字很多，经历的事情很多，非常累。有哪些事情最值得我在此时记载呢？思来想去，应该是一句话，或曰一个口号，或曰一个理念！那就是今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的一个新的广告词：“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！”

后记 587

1982

事件：大学数学系毕业，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，校对一年。

图书：《中学数学习题集》

文章：《“相亲”数对的启示》

人物：王文英，杨力，黄造，王越男，刘红，王大路，张思德，毛泽东，欧拉，祝晓萱，卓别林，王申，刘士群，周广东，宋江，耿英，赵铎，金铎，厉风，夏炎，陈贵田，郑真，周全，陈文本，张放，辛晓征，季米多维奇，阿瑟·黑利，杰克·伦敦，西德尼·谢尔顿，贝利，阿里，巴尔扎克，华罗庚，王元，卢嘉锡，徐利治，梁宗巨，傅钟鹏，叶永烈，菲尔兹，吴振奎，李木，莫由，方嘉林，周玉政，杨振宁，王常珠，王若，王鸿宾，陈志强，沈国经，林萍，赵秉忠，魏运佳，袁闾琨，于海寰，金汤，于乞，陈铎，赵忠祥。

002
x
003

II HISTORICAL RECORDS OF MATHEMATICS

數學
歷史

梁 宗 巨 著 · 辽宁教育出版社

1月18日

今天一早，骑自行车，到我新分配的工作单位——辽宁人民出版社报到。心情很不平静。这些天的事情一件连着一件：三日，学校公布毕业生分配去向；六日，办好毕业生手续离校；十四日，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手续；今天，到新单位报到；下周，就是春节了，我还要举办婚礼。

在路上，我在想，就是在几天前，我对出版社还知之甚少。只是在校期间，曾经听几位老教授不无骄傲地说，出版社又找他了，让他写稿云云。尤其是在做毕业论文时，我的题目是《拓扑反例》。导师看了之后不断叫好，还说等我们做好了论文，他可以向出版社推荐。那时在我的心目中，出版社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，似乎也很崇高。

说来也巧，我的妻子是一位报社记者。记得大学四年级时，我找到一本英文版的《趣味数学》，就在课余时翻译出来，有几万字。当时我正在与妻子谈恋爱，她偶然看到我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稿，就对我说，她认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，名字叫杨力，拿去请他看看。过些天她说，杨力人很好，他看了你的文稿，说想出版很难，许多有名的作者都排大队等着呢。这事也就放下了。

毕业分配那些日子，我的思想乱极了。最初是校团委找我谈话，问我愿不愿意到团委来工作，我没同意。后来系领导又找我谈话，通知我留校工作；但要先做一年的政治辅导员，然后再去做业务助教。听到这样的安排，我很不愉快，当即表示，我只想

搞数学专业，不想再做其他事情。系领导说，这是党的安排，必须服从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几天后，分配指标下来了，我们是公费师范生，毕业去向大部分都是各市的教育局，再由教育局分配到各个中学去。可是我们发现，其中有一个指标是“辽宁人民出版社”，这是在数学系的分配名额中，唯一的一个教育口之外的工作单位。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出版社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名额从何而来。由于上面的经历，我倒是知道一点儿出版社的事情。我先去问妻子，她说出版社好，比留校好。回家后，我又与父母商量，他们也对出版社不甚了解。父亲突然说：“哦，我的一位老同事现任出版局局长，叫黄造。问问他吧。”黄局长回话说，出版社好啊，编辑的地位很高，很有发展前途，让孩子去闯一闯，比大学能锻炼人。

就这样，第二天我找到系领导，提出我不想留校了，希望去竞争那个“出版社”的名额。经过研究，系里同意了我的请求，据说有老师说：“这个学生留不住，早晚还会走的。去就让他去吧！”我才有了今天的分配结果。

到了出版社人事处，见到一位王文英科长。他说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出版社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。这些年，一些老同志被落实政策，又回来了。但实际上，出版社已经多年没有接收毕业生分配了，只是从其他行业中招来一些人，或星星点点地来几位工农兵学员。这回好了，你们七七级的大学生，一下子就分来了八位。好好干吧，出版社很缺年轻人。我见到一位东北工学院毕业的男生已经来报到了，他叫王越男，提着一个小提琴，一身朝气，见了我很热情。一会儿，又有一位女生来报到，她毕业于沈阳化工学院，叫刘红。我们彼此聊了几句，王科长说你们先回家吧，春节后再来正式上班。

1月28日

年过完了，今天正式上班。对我来说，“上班”并不新鲜，不算“上山下乡”知识青年那段经历，一九七七年，我参加完高考之后，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，青年点又开始招工了。其实一九七六年招工，我就被选上了；但是公社领导说要把知青中的骨干留下来，继续革命。我们公社就留下了十多个知青典型，不准参加招工回城，我也在其中。没想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，“四人帮”被揪了出来；一九七七年，就要拨乱反正。主张留我们“继续革命”的那位公社领导，她也是下乡知识青年，名字叫祝晓萱。此时她也遇到了麻烦，成了清查对象什么的。她做的错事当然要纠正，所以上级落实政策，要了十几个名额，让我们那几个人都回城了。像我这样参加高考、等待结果的人，也没影响，先回城再说。

我被分配到沈阳大理石厂。上班报到之后，集中学习了几天，就被安排到二车间工作。工厂的一车间是天然大理石车间，二车间是人工大理石车间，也就是把天然大理石锯下来的碎料，粉碎成均匀的颗粒；再与水泥搅拌，一锹一锹地放到成型机的磨具中，压成水泥板；再打磨，显露出碎理石的花纹。我就被分配到“一锹一锹”撮灰的岗位上。机器是一个转盘，它定时转动，大约一二分钟转到我面前两个方框的磨具。我拿着一把铁锹，赶紧均匀地往模具里各撮一锹搅拌好的碎理石料，一位女工赶紧往上面放两根用于加固的铁丝，再用“抹子”抹平，机器就转动了。那边去加压成型，这边又转来了两个空的磨具方框，我又开始重复刚才